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新目标、增长法宝与共同富裕



意见领袖 |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题记：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60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CEO），围绕“两会解读与中国经济前景”主题，邀请到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林毅夫，北大国发院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金光讲席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共五位学者带来两会解读和中国经济前景研讨。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两会刚刚结束，我作为政协委员，很高兴借此机会跟各位谈谈在两会

上委员代表们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热点很多，我想集中谈三点：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创新发展、共同富裕。

5.5%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增长目标

我高度重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是最大的大局，是最大的政治。

第一个原因，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经济体量越大，并且服务业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就必然越大。如何让经济体量变大，让服务业的占比提高？当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而提高收入水平就需要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但是经济是基础。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目标定在我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50%，这是韩国在 2002 年时与美国的差距水平，应该是一个不算过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美国的 20%多，要从只有 20%多变成 50%，而且希望在 2049 年实现，那当然必须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崛

起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怎样来驾驭这个大变局？我想，只有到我国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美国的 50%。那时，美国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到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时我国的京津沪和东部发达的沿海五省人均 GDP、产业和技术水平可以和美国相当，美国也没有技术优势来卡我们的脖子。不仅如此，贸易是双赢，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大于大经济体，美国的大企业需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在世界的地位，美国国内经济也需要中国的大市场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就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这些都说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包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

我曾反复讲，中国到 2035 年之前应该还有 8% 的增长潜力。此处强调一点，我讲的是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什么含义？就像各位买汽车，要看该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增长潜力是从技术面来看，在不引起通胀、不过度消耗自己未来发展的各种资源的状况下，可以维持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到 2035 年之前应该还有每年 8% 的增长潜力，并不代表我们每年都要以 8% 的速度来增长。就像汽车设计的最高时速可达 300 公里，但并不代表每次开车都要开到时速 300 公里，实际的时速还需要考虑天气状况、路况、身体状况等因素。我们在发展过程中，8% 的增长潜力代表可能性，我们也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其他方面的要求和状况。

我也曾在多个场合谈，在有 8% 增长潜力的情况下，考虑到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因素，我们到2035年之前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的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比我的预期低，是5.5%左右。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个目标设定是实事求是。因为，我在测算8%的潜力、6%的增长时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以及一些矿产资源价格都猛涨。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给国际金融构成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输入国，也是各种原材料和粮食的最主要进口国，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口和发展的成本。因此，我认为今年把目标定在5.5%左右是合理且实事求是的。

我国现在的GDP规模已经占到全世界的18%以上，即使以5.5%的速度增长，中国可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一个百分点，仍能占到世界经济增长的25%左右。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同时也能很好地保持中国自身的基本发展态势。

我们现在提出稳增长，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那么，我们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超过5.5%，让它更接近6%。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我们决不能轻易舍弃的法宝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

要发展就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成为发展的主要来源。

问题是怎样创新？学界和媒体一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新发明，学术界就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创新，基本上衡量的是发明对增长的贡献。但是这样的思路与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我们所读的主流经济学影响。我们要清楚的是，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最好，所以要技术创新必须靠发明。而且，发达国家的产业附加值已经是全世界最高，所以要产业升级也只能靠发明新产业。

众所周知，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但在增长核算时，这些研发投入并没有在增长核算里面作为投入要素放进去。所以，大家非常崇拜的 TFP，实际上是在增长核算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所解释的剩余项，然而，这个剩余项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发明新技术的投入所带来的。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其经济增长速度时高时低，从 19 世纪中叶到现在，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 3% 左右，这其中人均 GDP 或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 2% 左右，人口增长为 1% 左右。

我国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还处在追赶阶段。对于追赶国家而言，创新的含义和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无非就是在下一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好，下一期进入的产业附加值比现在的高。

前面提到，在发达国家创新就只能靠发明，因为它们的技术已经全世界最好，产业附加值已经全世界最高。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技术远非全世界最好，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不小的差距，还可以把发达国家

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通常而言，这一创新方式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附加值又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也是产业升级。而且这种方式通常的成本也比自己发明新产业低，风险也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用这种方式，其技术创新速度、产业升级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速也就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是购买包含更好技术的设备，这些投入就表现在资本的增加上，增长核算的剩余项也就是 TFP 就会显得比发达国家低。

我们需要打破 TFP 迷思，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相对高速且低成本增长的重要法宝。事实上，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年均 9 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有多少是靠我们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而取得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是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美国当年处于追赶阶段时，也是较快的经济增速和较小的 TFP。

现在学界也有讨论，说我们用引进消化吸收取得技术创新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 40 多年，2021 年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551 美元，马上晋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进行引进消化吸收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全靠自己发明新技术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像现在媒体和学界常说的，要追求以 TFP 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创新方式了？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我国实际经济状况是什么样。从新结构经济

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

一是追赶型的产业，即我们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我们的技术或产值不如发达国家；二是领先型的产业，即我们的产业已经是世界第一，如家电产业、5G 通讯等等；三是转进型产业，过去我们很有比较优势，在世界领先，但是现在失掉了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四是换道超车型，即给我们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新经济产业，因为新经济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我们在新经济的研发上不仅是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而且由于其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们是人力资本大国，有国内大市场，而且产业配套齐全，所以我们在新经济领域有优势，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五是战略型产业，即发达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但是由于国防、经济安全等原因而导致我们无法引进的产业，会被“卡脖子”而必须自己发明的产业。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一样。实际上，我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的产业还是追赶型的。例如，2021 年，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640

